

■ 聚焦

吴克敬中短篇小说生存痛感与美好期盼

□ 雷 达

我尚记得吴克敬初登文坛时的情形。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第3期《当代》在头条刊出了他的中篇小说《渭河五女》,当时,著名刊物几乎是文坛的代名词,此作自然影响很大。他笔下五个渭河女子的青春人生曾使我怅惘良久。有论者将其与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加以比较。然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读到吴克敬的小说了。新世纪以来,没有料到,已经“知天命”的吴克敬却进入了一个创作的喷发期,我连续读到一批中短篇小说,倍感欣喜。

吴克敬近期的中短篇小说仍然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他生长的陕西北部,人称西府的那一片土地。他怀着深切的爱,关注那片土地上的生存,那片土地正在发生的一切带来的某种痛彻之感以及对美好人性的想象,共同构成了吴克敬的艺术世界。吴克敬近作首先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甚至行将破裂的乡村,这与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品中的乡村已迥然不同。在中篇小说《油菜花》中,油菜花地似乎仍然充满诗意:“绿汪汪的油菜花地,像一片平静的湖水,安详而柔和,恰随米丑的心意。”米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女子,她在油菜花地里忙活的时候把油菜绿茵茵的心事扯成了线,牵着男人外出的行程,归期。这样诗意的生活被突然打破,她等来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和一张数额很大的票子一起出现的能过。能过有钱但名声不好,黑夜翻人家墙头不说,大天白日的也敢戏弄人。米丑不爱钱,她有她做人的规矩,拒

绝了能过之后的她仍然觉得十分委屈,她要讨回个公道,于是一幕与《秋菊打官司》颇为相像的戏剧上演了。米丑告到了九大面前,一个曾经把名声闹得很大的村支书,现在是一个法院的人民陪审员。能过虽然有钱,但还是怯着九大,他犯过事,九大救过他。正当九大要为米丑主持公道的时候,能过从腰里抽出一沓票子塞进九大怀里,于是,米丑和他的丈夫竟然差点变成了“反坐”。经历一番波折之后,米丑的男人还是趁着天黑将自家的油菜籽送到了能过的油坊,最终低头的还是米丑的男人。当油菜地里只剩下一片残黄时,米丑又一次遭遇了能过,她不再吃惊地默默顺从了,可是她并不要能过的钱。一个乡村女子,欲过清白的生活而不可得,所有传统的伦理道德、天地人心,在今天的乡村遭遇了空前的挑战甚至嘲弄。

中篇《手铐上的兰花花》里的阎小样也是一个贫寒女子,却有着天使一般的声音,唱起信天游能令人迷倒,心碎,然而,因丧母她接受教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辍学的阎小样只能在种地放羊的间隙唱唱信天游,她甚至在县城赛歌会上因一曲《兰花花》获得冠军。然而,这似乎是个不幸的预兆,阎小样如陕北民歌中的兰花花一样美丽,命运也如兰花花一样悲惨,她被一位石油老板顾长龙看中了,连拒绝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她的父亲和兄长全都偏向了金钱的一边,连她敬重的王厚草老师都说:“别犯傻,你有依靠了。以后呢,老师有啥求你的,你不能拒

绝。”于是一个纯真无邪的女子被推向了深渊,她在无意中杀死了顾长龙,成了杀人犯。至于被众多评论家看好的中篇《状元羊》,更是将乡村人的生存困境与艰难推向了极致。老实的冯来财原本是个羊信,突然被一场赛马会捧成了明星般的人物,村民们在选举中把选票全都投给了冯来财的状元羊。事情陷入了悖论:到底是那只状元羊重要,还是冯来财这个人更重要?小说借冯来财的妻子麻拉拉之口一语道破:“怎么能选一只羊呢?”“羊又不是人。”在近乎闹剧的生活中,冯来财又一次陷入了贫困境地,别人欢天喜地要过的大年,对他来说只是年关,也是难关,他在风雪中把自己的身体全都缩没在状元羊的皮子里,一屋层的落雪让冯来财看上去更像是那只状元羊了,冯来财也甘愿自己能变成一只羊。真是欲哭无泪,只能让人含泪而苦笑。

除了直接展现乡村生活的小说外,吴克敬还创作了许多表现农村青年在城市边缘生活的作品,这也许可看作是作家对于当下农村思考的另一种延伸。吴克敬显然已经关注到了农村青年进城的生存困境与精神上的空虚失落,《五味什字》《欲望的绳子》《白裙子黑裙子》等都具有这一特点。《五味什字》的情节颇为独特,贫困的农村女青年大满进城做了妓女,偶遇青梅竹马的“弟弟”小满,她对小满一片痴情,用自己卖身的钱供他上大学。与此同时,一个神秘的嫖客却对她产生了含混的爱与同情,不但给她钱,还把她

送去卫校上学,并且在关键时刻解救了她和小满——他是这个城市的卫生局长。这篇作品让人在慨叹之余感到意外,但化解主人公大难的局长略显空泛单薄。

吴克敬近期作品体现出作者在艺术上的一种较为自觉的探索精神,这弥补了他早期作品较为单一的缺憾,显出较为丰富多义的变化。他的小说结构变得自然而巧妙,一些作品的情节情节显得有些离奇却动人,比如《五味什字》中大满与小满在城里相遇的细节,就让人慨叹作者匠心独具。与此同时,吴克敬的创作视野也变得愈发宽阔,人物在脱离了早期的单一模式,开始涉及各行各业,对人性的挖掘日见深刻。他似乎要着力打造一个人性美的西府世界,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吴克敬笔下的杀人犯、妓女也都显现出了污垢背后的洁白一面,他的作品里没有特别邪恶的人,他对所有的人都含着同情关爱。然而,吴克敬在打造这样一个充满美好人性的西府世界时,他的人物似乎有些过于纯粹,成为一种美好的想象。美好的人性是支撑人活下去的理由,比如,阎小样对金钱的淡然,对美和爱的追求,在进监狱之前她对宋冲云说:“答应我,把我的婚纱照取来送给我。”吴克敬还把对美好人性的想象投向了现代历史,这种美好人性的载体往往又是女性:能唱一口“花儿”,把全村人都听哭了的花儿客,能在饥荒肆虐的年代里慷慨帮助穷苦人从自家偷粮,时隔多年又得到村人的爱戴与帮助;永远穿着旗袍的,一直致力于兴学义的麻子太太,在被批斗致死时还是穿着一件白色旗袍,她们充满理想色彩,从相貌到内心都近乎完美,体现了作者对于美好人性的文学想象。

我为读到吴克敬的大量近作而感到欣喜,他笔下特有的西北风味、他一贯的沉静与思考都融会其中了。我不由想到,一个人能在这个浮华的一切速成的时代里倾心打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该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又是多么幸福的事。

■ 言论

互联网原本是非主流媒体,却在人气与快捷程度上赶超书、刊、报、广播乃至电视,大有与主流媒体相抗衡甚至时刻梦想“取而代之”之势,当仁不让地成为新世纪传媒的新宠与一大霸主。

既然网络改变了世界已成公理,那么它肯定也改变了中国。既然网络改变了中国,肯定也改变了中国文化,乃至文学。中国文化以及文化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网上了,这是一个更虚拟也更博大的舞台。有志于在文化领域逐鹿问鼎者,开始把网络视为沃野千里的中原腹地,得中原者得天下,得网络者得天下。毕竟,网上云集着天下最热情、最有参与意识的无数看客,他们已不满足于仅仅在看了,还要说,还在争取着化整为零的话语权。而他们的七嘴八舌,随时可能汇聚成新一轮浪潮,制造一个又一个兴奋点,改变着舆论与文化的流向。所谓“得网络者得天下”,其实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网络,是虚拟的天下,是民主的沙盘,以互动的方式,把文化像军事演习一样地操练起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它可以推荐你也可以颠覆你。所以,有人跃跃欲试地把网络当成龙门,也有人把网络当成鬼门关。不知已有多少位社会名流,在这里遇上了自己一生中的滑铁卢,也不知有多少草莽英雄,得网络之助,而一夜成名天下闻。

网络一开始作为载体,还是借助了书、刊、报、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资源,造成海量的信息。吸纳人气之后,这种照搬式的物理反应,变成了化学反应,网络可以生产新的资源,不仅传播社会热点,还在制造社会热点。许多老媒体的记者,不仅在网上升博客、发帖子,还从网上找新闻、找素材,从这一天起,网络真正独立了。它成了比飞机还快的“交通工具”,以火箭的速度,传递各种正史野史、官方资讯以及花边新闻、小道消息,让人不可不信,又不敢全信。网络就这样获得了比独立更重要的自由。

网络改变了中国文化,使文化变得多元、多样,使文化变得自由: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并存,刚开始是分庭抗礼,接着又交融互补。网络文化说白了是一种混血儿,属于官方也属于民间,然而它长得就是这么好看。

网络带来“浅阅读”时代。它使传统书刊的深度阅读,相比而言变成一件劳累的事。读书是精神上的劳动,上网是休闲,是蜻蜓点水,追求轻松与愉悦。

网络盛行的娱乐化,使严肃文化(譬如学术)和严肃文学(譬如纯文学)遭到了抵触与遮蔽。习惯了快餐之便利的网民,会觉得满汉全席是陈腐而拖沓的,喜欢上无厘头口吻的读者,会觉得纯文学作家是装腔作势,觉得严肃文学是假正经。

网络上流行的文学题材是什么?是玄幻、穿越、盗墓、职场、官场,诸如此类。言情都过时了,现在需要的是煽情。网络文学是文学的时尚化。“道貌岸然”的严肃文学,出现在网上,就像衣冠楚楚的绅士出现在天体浴场,要么显得不伦不类,要么在遭到嘲弄的同时给自己带来尴尬。

于是传统作家家里,有些人对网络说“NO”,不卖电子书版权、不开博客、不在论坛发言甚至拒绝上网,他们从不主动在网上发表文章,不食周粟,其结果也很明显:他们被蒸蒸日上给网络文学给遮蔽了,日渐边缘化,既被老读者淡忘,又未能有效地从“80后”、“90后”中培养出新读者……他们不得不成为文学现场靠边站的“白头宫女”,只能追忆纯文学的昔日辉煌了。

当网络阅读在人数上超过纸媒阅读之后,等于在给中国文坛重新洗牌,文坛一百零八将的座次被打破了,出炉的是一份以人气为指标的新的排行榜。某些对网络说“NO”的作家,以及被网络说“NO”的作家,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直到寄生于被遗忘的角落。网络打乱了旧秩序,对原先的生态与格局造成了颠覆。这是很有点残酷的。

到目前为止,书、报、刊等纸媒体虽然遭到新媒体冲击,疆域被蚕食,但毕竟还留有一席之地。严肃文学与纯文学作家,尽管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但分明是“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E-mail:wenxuebu@263.net TEL-65389071
本版责编:刘 颀 刘秀娟

网络打破了文学的「势力范围」

□ 洪 烛

■ 第一感受

散文世界里的低姿态

□ 李林荣

所有这三个类别的素材和主题,都共同维系在真诚、返顾和确证自我文化人格的源流谱系的精神向上。恰是这一精神向度鲜明的内倾色彩、私密性质和庄重意味,要求作者必须既排除那种过分形而上的缥缈诗趣,又规避那种以假乱真、以虚映实的小说笔法,进而调动起弃伪祛蔽的诚意,肃然正色,秉笔直书,给自己个人的生活行迹和故土家园的情缘世态一路悲欢的沧桑流转,纪实立言,存留一份可藉以长免愧疚的良心档案,依阎连科本人的习惯说法,这也即所谓由不得作者去自行选择,而是作者“被选择”的一种写作,一种不如此就难心安的写作。

先务农,再做工,又参军,最后从文,这段由平淡渐入繁华的人生历练,使阎连科从寒苦的农家子弟,到体面的文职军官,再到盛誉在身的知名作家,这层层递变的社会身份变换,步步推进,把阎连科从精神生活的习惯轨迹上,一口气挤到了他所熟悉的各种生活境况和人格面具之外,以至使他成为一个貌似紧密地贴合、亲近着所有这一切,实际却被远远地疏离在了这一切之外的孤独者。

阎连科的散文写作溢于外也凭借于他精神上遇到的这种特别的孤独。尽管截至目前,他的散文作品所承载的大多内容,都还径直赋形为单纯、平白的客观化叙事,但从总体上托衬、支持和引导这些叙事的,已是能够尽显作者个性底色

的白、倾诉等形式的主观话语。

可能也正因为此,较之小说世界里的阎连科,散文世界里的阎连科不单在个人情绪的挥洒上做得更加浑朴、自在,相应地,在文辞润饰的细腻感和考究度上,也多有不惜唠叨琐碎、粗放驳杂的考虑和安排。按照通行既久的“美文”标准,阎连科散文这样的表现,自然称不上玲珑剔透、精致典雅。不过,如果深入一步,透过处处流传的所谓散文精品,看出其中层层叠叠的纤词丽句背后,清一色净是柔弱无骨、讨好取巧的媚态,那么,阎连科散文的兀自粗放和朴野随性,也就未必不能看作某种程度的大巧若拙或返璞归真。

小说创作圈里的残酷生存规则,这些年来,已把绝大部分图谋成功的小说家,都逐渐逼促成了朝着有关政经文史、道德伦常、公序良俗等方面基本价值信念的重重堤防和道道火线,冲锋涉险、强攻猛打的骁勇悍将。英雄不畏气短,只担心自己为突破而突破、为克服而克服、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的强迫症发作得不够严重。与此相映成趣或针锋相对的是,散文创作圈里,大军团作战和潮流化、模式化生存的风气长盛不衰。此时此刻,此种背景、情势之下,阎连科的这路写散文的做派出得甚好。

它好就好在对阎连科本人而言,正可藉此从玩命比创意、比胆识、比技巧的高难度和思想的深刻性的小说竞技场暂时抽身,调养休整,以利再战。对于一向崇尚跟风随大溜,见不得也容不下诸般新奇、怪、险的散文界来说,阎连科其人其文的闯入,则带来了虎虎有生气的山野清风一阵。那些长时间蓄在散文界深处,总是惟恐自己在散文写作的方队里站得不跟别人一般齐的专业散文家,在这阵凉风的吹拂下,都该打一个激灵——别再总端着架势左顾右盼,一个劲全往旁处瞅了,该摺下身段,稳住心神,来认认真真地关怀关怀自己了。

2010年度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篇目

(排序不分先后)

作品名称	作者	《黄金帝国》	俞天白	《跨越》	刘惠强	《走进独龙江》	张永权	《京沪放歌》	张风奇等四人
长篇小说		《深处》	戴 来	《天地良心——万里主政安徽的岁月》	胡 杨	《罗布泊前沿的生态保卫战》	胡 杨	《毕兹卡长歌》	徐必常
《车钳刨刨》	狄 青	《撕裂》	郭继卫	《逐鹿新疆——中国新军事变革20年纪实》(暂名)	陈廷一	《博斯腾湖溯源》	丁 春	散文杂文	
《叶挺将军》	张笑天	《东清湾病史》	刘建东	《青藏线》	徐 剑	《中国枪王何祥美》	葛 迅	《红都纪行》	毛 眉
《向延安》	海 飞	《传说中的红月亮》	陈 冲	《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	王宗仁	《大学生从军报告》(暂名)	傅宁军	《走进那个岁月》	王剑冰
《天际线》	阎欣宁	《大码头》	李骏虎	《韶山:中国特别支部》	降边嘉措	《聚焦新生代农民工》	黄传会	《富水情》	马 娜
《彼岸》	张洪兴	《洋铁皮盖儿的房子》	斯·巴特	《来自将军县的报告》(暂名)	胡启明	《青藏苍茫》	曹 岩	《1911年》	王树增
《水土》	肖 勤	《乡志》	徐 铨	《赤心的律动——胡华治史记》	王光明	《同饮一江水——中俄民间友谊大纪实》	马丽华	《候鸟》	周晓枫
《鸽子花开》	龚晓虹	《诗圣杜甫》	孙 且	《张闻天在延安》	刘涓迅	《嗨族,世纪之患》	陆有军	《一个人的农具史》	杜怀超
《红药》	张品成	《大法官》	姜荆敏	《壮哉! 红区稀土保卫战》	吕永岩	《大转移》	张 西	《中原册页》	冯 杰
《信任》	关仁山	《锦上添花》	王玉奎	《战地记者——晋察冀解放区映像纪实》	顾保孜	《美学与生活》	杨文学	《守望》	孟学祥
《大国前夜小山村》	周力军	《百年母土》	程韬光	《红色“父母官”——毛泽东与地方党政干部的交往》	赵志超	《当代湖北诗歌综论》	夏桂楣	《客居西部的岁月》	肖 黛
《横山剑气》	周力军	《卓》	焦 述	《为听到了人民的声音》	陈启超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	刘川鄂	《门前黄河流》	丁庆友
《大陆龙蛇》	林家品	《大铁路》	黄味梅	《奔流的湘江水》	周 敏	《当下中国学生生态调研报告——以云南为例》	晏杰雄	《人人都是志愿者》	李 冰(文化部)
《地下党》	杨少衡	《父亲的生活》	母碧芳	《碧血黄花——黄花岗起义纪实》	赵勤轩	《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	傅宁军	《黄河远上——中华56个民族讴歌》	杨盛龙
《革命切片》	马步升	《黑窑洞》	白玛娜珍	《聂耳三部曲》	谷 应	《消费文化中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	傅宁军	《我的岸》	华 静
《银鱼》	冉正万	《磨洗人生》	于 泳	《火车头震荡——官万铁路始末》	谷 应	《网络小说研究》	傅宁军	《谁创造了白瓷文明》	梅 洁
《大药商》	温燕霞	《雄镇海战》	王新军	《乌兰牧骑纪事》	赵 瑜	《理论评论》	傅宁军	《三灶香》	陈峻峰
《叛徒》	刘 华	《雪域·血浴》	了一容	《日本遗孤大调查》	陈鹤龄	《洞天》	傅宁军	儿童文学	
《平山团》	程雪莉	《青春无迂回》	武泰元	《深度感动》(上下卷)	廖 琪等七人	《冰层下开放的金达莱》	傅宁军	《世界以痛吻我》	陆 梅
《戎冠秀家乡的女人们》	周喜俊	《和你一起飞》	邹远辉	《“瑶族经书”手抄传奇》	丁 梓	《寻找火种》	傅宁军	《康乃馨系列儿童小说》	谢 玲
《红色第一家》	杨华方	《忠诚的个性》	邹远辉	《新北川·非常之城》(暂名)	伍松平	《寻魂金灿灿》	傅宁军	《茉莉天使的成长圣经》	韩青辰
《刀光·红》	王 松	《美红》	孙凤鸣	《中国维和英雄》	刘广雄	《诗人毛泽东》	傅宁军	网络文学	
《沧浪之歌》	陈显明	《粉川》	王 甜	《云南美——云南绿色大省建设之路》	杨红昆 吉 成		傅宁军	《昼的紫,夜的白》	西 篱
《灵石无言》	陈计中	《北京户口》	王 甜				傅宁军	《举人庄》	孙丽萍
《辛亥枭雄》	贾鸿彬	《炼狱之花》	苗长水				傅宁军	《十年》	雪小禅
《辛亥舰队》	邓晨曦	《查干湖》	陈可非				傅宁军	影视文学	
《天下客家》	张安华	《山生》	朱晓平				傅宁军	《红旗漫卷》	黎明轩
《辛亥女杰刘青霞》	甘桂芬		徐小斌				傅宁军	《武汉首义家》	牛维佳
《康梁》(暂名)	鲁庆彪		张顺富				傅宁军		
《北伐大本营》	黄继树						傅宁军		
《隐者显赫》	廖怀明						傅宁军		
《辛亥风云录》	魏继新						傅宁军		
《墓园》	侯健飞						傅宁军		
《伪爱情》(暂名)	温亚军						傅宁军		